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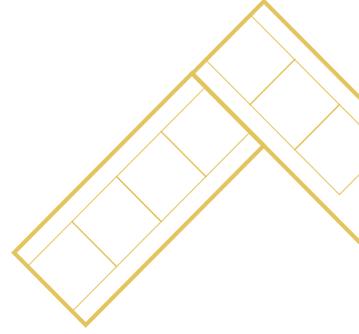
## 滾輪

臥房橫躺一只圓胖的墨色硬殼皮箱，刻意設計的放射波紋在燈光下閃著粼粼波光，它歷經頻繁的出差及十多場教師甄試後磨出斑斑刮痕，雙排輪步態漸漸蹣跚，我定期收整箱內物品、為輪子點抹針車油。

年輕時在北城讀書，當時家鄉沒有大學，得知錄取校系後，與母親閒晃市集皮件店，窩居店內牆角的它、身上標著醒目的打折紅字。老闆提起拉桿，解釋雙輪設計的載重力強，殼身的水紋設計雖然些微掉漆，但耐撞抗摔，圓墩墩的硬殼被人暱稱貝殼箱、蝸牛箱。

「不要小看它，裝下一個你都沒問題。」我斜睨的眼神被老闆識破心聲，他打量我一米五三的身形，語氣相當篤定。

之後，每月固定返鄉探視多病的雙親。父母家坪數小，我的房間已權充儲藏室，電扇吸塵器烘被機、舊衣、書報、掃具……老家多雨潮濕雜物多，蕁麻疹如固定造訪的老友，經常敲叩我的肌膚、嚙咬睡眠，待個一兩天全身麻癢，只好匆匆北返，於是有些日用品便長年待在行李箱內。也許讓出家裡的空間，對父母及就讀中學的弟弟而言是種體貼吧。



曾想像躺臥箱內，筋骨、箱殼在離家途中必定磕碰磨擦，遠行的忐忑、遷徙的不適、打工賺取生活費，拖行的沉重行李似乎不只是行李，但能出外闖闖，拉桿下的輪子載著夢想，滾著滾著似乎也起了風。如何將這股風繫在腳上？對於時常升起的不安只好自我安慰：也許有天也能將新的地方住成舊的。

蝸牛有殼，而我離家讀書後則是無殼，宿舍或賃居地每年一換，練就了半小時打包裝箱的工夫，至於書本、睡袋枕頭棉被、電扇等家電則以紙箱寄送。在異地求學，我沒有一直記掛著家鄉，反倒思考何處才是安身之地？思考移動的始末、軸線與自己當下的座標。

往返城與鄉對我而言是跨越疆界，由一區到另一區，必須整理行囊、整理移動時的心情，時常錯覺在打包自己——汰舊換新，把紛亂的收納整齊、再歸類分裝，彷彿裝載一個微型家屋。行李箱是家的變形，將28寸容量的箱內隔成幾區、分裝：規整物品要攤平摺疊，不能起皺；柔軟棉料捲成筒狀，見縫擠塞；化妝品放入防水牛津布收納袋，沐浴用具以紅白塑膠袋簡單包裹、箱內角落放置手掌大的插電式泡麵鍋……抵達安身之地，取出色色

什物時，彷彿將自己與生活重新組裝。

我將箱內的必備物品一一列表，先定好天數與天氣，然後詳分六類：洗、衣、伸（身）、手、要（藥）、錢：洗浴用品、衣鞋、身分證件、手機電器（這是3C世代後新增款項）、藥品與錢包。行李箱是本日記，物品、材質觸感色澤氣味，詳載生活點滴，隨身包沐浴乳用罄的包數、藥盒空了幾格、發票張數、衣褲更替套數，均是時間的流動。箱內固定放置一雙球鞋與拖鞋，它們步向記憶裡的過去與未可知的以後。固定的習慣是拖著這只蝸牛箱返回住處，望著添加或減少的行囊，思索幾日以來吹了多少風、踩過多少石子路，心頭的重量輕或又重了些。不太明白是因為我時常拉著行李箱，因此帶來了遷徙感，或者是必須時常遷徙才一直依附行李箱。

踏入社會前，想著工作後年休日也許只剩零星，於是全家計劃旅宿太平山。入口處須檢查入山證，我急忙掀開箱蓋、跪地翻找，引來山友們圍觀，如同生人闖入家中，貼身衣物、生活習性、喜好氣味一覽無遺，那份尷尬真不是窩入地洞便能了事。

弟弟不解我為何時常馱著這只蝸牛箱，受父母呵護的他遠行只斜掛著側背包，抄起手機、錢包鑰匙隨手入褲，其餘用品到當地再刷卡購買，行李箱對酷愛自由的他而言是束縛、拖累。我及多數好友是在箱裡有序地按行李清單安置化妝包、藥品、衣鞋物件。也許……我拉的是家吧。命名蝸牛箱的人，也許深諳此意。然而我的行為在弟弟眼中，不過是移動一座城堡，城堡的有些擺

設我甚至不太熟悉，才會在入山口當眾翻找。

也許行李箱內的物件對弟弟而言是生理需求，到新地點添購新物件，展開新生活；對我這類人而言是馬斯洛金字塔的另一層需求：安全，容量大的行李箱什麼都裝，對一切都放心不下，收整入內的過程要一一核對表單才感安心。皮箱內的熟悉物是我探索外在的觸鬚，小心聞嗅著陌生地的氣味，思索接下來的行程。生活中意外事不少，所以想將意外減到最低，便須仔細審核行李清單，這些物品的存在感比實際感更令人踏實。

箱內的收整方式顯現姐弟倆個性的迥異，相較我的分類歸檔，弟弟的側背包展現了族群融合，看似不拘小節，實則任誰都不能對他的包裡亂象指手劃腳。弟弟則對我這類人敬而遠之，認為行李收拾整齊者自我標準不低，難保對他人也有一定的要求。

母親對我弟不愛裝箱是莫可奈何，對我將箱子塞到飽嗝更是無奈，她常說，行李箱不是裝想裝的東西，而是裝可以裝、適合裝的東西。而我心目中攜帶行李箱的完美旅人典範是電影《型男飛行日誌》裡的喬治克隆尼，沒有「趕快」「來不及了」的慌張，而是闊步瀟灑出入機場，彷彿率性、優雅地走著伸展台。

然而真實情況是出社會後，換了幾次租屋、工作單位，周遭事物堅硬地找不到罅隙讓人融入時，我便取出箱內的泡麵鍋煮食，讓升溫的腹肚抵擋外在的寒冷，在高低溫差中找尋膚身的適應點。其間歷經最天翻地覆、幾乎耗盡氣力的移動是感情，從此岸到彼岸，途中兩人喜滋滋地採買食具衣物日用品，同色系碗盤馬克杯、相框項鍊帽衫，在大小巷弄斜坡喀擦地合影，然而不久

之後回到我的住處只有孤身一人，行李箱內有形無形事物超過內心所能負荷的重量，一件一件地以手溫習觸感，然後捨棄。

只好將心神投注於工作。那時有項新職幾天後必須上任，我在北城疲累地找房賃居，不到幾年不堪房租調漲匆匆搬家，到了新居掀起箱蓋，乳液、沐浴用品由於擠塞推壓，黏液全數爆裂，蓋口、瓶身流得一灘的黏答，也滲入旁側的薄層收納袋，袋內有帽襪衣物，只好趕忙用海綿刷洗。攤開的皮箱與收納袋是張開的口，刷刷地啜泣。

後來應考新竹以北的高中教職，鞋跟愈磨愈平，嗓子刮出嘶啞，六冊備課教材講義教具在行李箱內磨拳擦掌，陪我從這間校門流浪到下間講台，粉筆走過多間學府，衣物在幾個縣市間洗了又乾，每一站的抵達都必須翻越「百裡選一」的險坡。紙印教材、襯衫套裝、頸項間垂掛準考證，訓練出無人在場也能自問自答，任一情境都能虛擬出擬真的師生互動。我輾轉流浪了十多處，推開好多扇教室大門，卻仍是站在門外。最後與皮箱來到北城山郊學校——那是該年僅剩的名額。

筆試後尚有試教、面試，考程自早上八點直到下午兩點多，每人的隨身行李箱提供了倚靠打盹的暫居地，不能有陪考者的考場，任誰都想拍拍與試者，給予祝福。那是我第一次領悟到：每個人拖著行李的模樣是與日子拚搏。不禁想著母親曾說，行李箱要裝適合裝的東西。箱內一疊疊厚重的教材講義適合我嗎？在或推或扛行李物件時，時常要學習掂量著箱裡的放入與捨棄，裝載

適合自己體能力氣的重物，按捺想跑跳的衝動，一步一步地推著往前行。不好走的路太多了，更要好好地走。

帶著行李移動，外在內在我也在掂量著平衡。家鄉的步調不快不慢，但步伐節奏與我總不是踩著同一頻率；在臺北車站南陽街、捷運地下道，我的步伐彷彿是被擁擠的人潮推著行進，我若停下來，人群大浪隨即將我撲倒，必須時不時掂量物價高低，吃食住宿適應與否，家不在身邊讓我常有遊牧之感，什麼都想拾取、打包，收入行李箱中，但似乎箱內的容量並不足夠。

幾次出差結束，拖著行李行經過臺北車站新光三越旁，騎樓三角攤位的叫賣總是引來大批人潮簇擁。踮腳探望，原來在兜售皮箱，攤位招牌、小販身形、招呼嗓音及擺出來的皮箱樣式，像極了當初我購買蝸牛箱的畫面，以為自己穿越了任意門。

在小販叫賣聲中，我背過身，推著蝸牛箱緩緩步向了人生一個又一個逗點，彼此都是刮痕斑斑，時常錯覺是它在拉著我，走到了現今。

# 林佳樺



## 個人簡介

孵出兩本散文集，喜歡讀字與寫字的人。

## 得獎感言

謝謝評審、家人、老師、文友、有鹿出版社，  
謝謝想像，  
我非常非常的幸運。

這篇作品以行李箱的象徵，描繪青年遊牧於城市、奮戰於人生的種種現場，從家庭、校園生活、愛情到職場的掙扎，蝸牛箱即是一個家，打開行李箱，展現的是主人翁的性情、習慣；闔上行李箱，則是下一場拚搏（如教師甄試）的開始。作者以乾淨流暢的文字，勾勒一個青年拖著行李箱在城市之間遊走的身影，也讓人感受到他們在時代滾輪中為尋求安身立命顛躓的腳步，複雜的心境；對於未來，有奮鬥的意志，也有徬徨、無奈。



AWARD  
LITERATURE